

焚 椒 錄

Handwritten notes in vertical script, likely a phonetic or etym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s 焚, 椒, and 錄.



笛 蘆 · 帆乃王 · 夫 蘇

肇 孟 : 白也曹 · 潘

植 蕃 孟 肇

賢也白

三乃帆

布穀啼

苦茶

落雨天

霧夜

白鴨

月映窗

古鏡

寄青島

是誰

繡枕

歸去來兮

告別三年

迎春花

影

石匠

流浪女

老乞

馬路天使

鱈魚

什麼世界

毒

這叫做生活

火

蘇 夫

平原啊！我的搖籃

蘆 笛

二百五十行歌

我愛了寂寞

孤山行

殺

長

羊

歸來

窗

黃昏

夜眠

豬

牆子河頌

黃昏小記

雁

橋

蕭

山海關之夜

夜起

疲勞的恢復

鴨綠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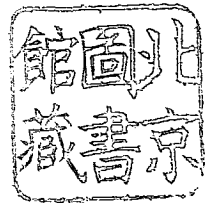
公墓裡

生鏽的鏡子

閉鎖的寂寞

寺曉

琴的哀



805715

孟肇：

馬路天使

牆角下

他曬着太陽

太陽的光

賜予他

一根根紫外線的享受

他懶懶地仰臥着

袒露着胸

袒露着肚子

天真的

哼着什錦小調

自在的

坦然的

他像躺在一隻

天堂裏的軟床上

他睜着眼

瞧着藍天

白雲

飛鳥

咀嚼着

一縷縷的風情

高腿馬靴

西洋皮靴子

高跟鞋

破底的鞋

四輪電

跨斗三輪

走馬燈似的

在他眼前駛過

他也有時閉上眼

靜一下心

一天一天的

多少聲嘲笑，漫罵

貫刺他的耳膜

他沒念過書

他沒認過字

也沒有任何同情他的人

也沒有任何親近的人

唯有他僅有的躡着身架

賣血的，駝背的母親

花鏡底下給人家縫窮

臉上淌着一千道江河

照料他的生活

鱧 魚

雷

擊不碎的綠光

兩隻冷到

零下二萬度的小眼

一張

吸人血的小嘴

不從命

氾濫

傾章

潰法

張銳利爪

抓一大把一大把

手續費

敲

詐

……

都縮進

滾圓滾圓的壳中

不給

伸長頸

怨氣冲天

伸爪

碎案

尖溜的小嘴

一下子把你吞了

——錄 椒 焚——

灣下位萬度的小眼

燈

冰化了你

捐

乾脆不給你郵

像看一隻轉花筒

冷眼探視着裏外外

拍嗒

向案子上使勁的摔

拿走

轉

媽的

混蛋

唾沫星子

出溜派汗你的臉來

對魚啊

你看

看啊

那不是無稽的人

劍着十條

賊瀉賊亮的

刀子來了嗎

什麼世界

這是一 個什麼世界

真嗎

乃是大虛偽的世界

乃是大虛榮的世界

乃是大荒蕪的世界

善嗎

乃是大殘暴的世界

乃是大冷酷的世界

乃是大荒淫的世界

壞嗎

乃是大醜態的世界

乃是大污穢的世界

乃是大畸形的世界

到底這 是一個什麼世界

毒

毒

蔓延着

大煙的都市

大煙的子孫

大煙的社會

大煙的人生

吃，喝，抽

生活，饋贈，應酬

交易

——大煙

資本案

操縱者

勢力家

——製毒大王

看啊

他們又扯起了

戒煙

拒毒的旗子

空喊着

戒煙

拒毒的口號

——我們要戒煙

——我們要拒毒

時勢造出了英雄

——貪官

——污吏

賄賂

營私

舞弊

使盡了各種手段

玩弄了各個把戲

——貪官

——貪官

使出我們鐵錘的拳頭

打倒啊

5.

打倒一切的毒

打倒一切的毒

製毒大王

仍然是

貪官

仍然是

貪官

並且他們還操縱了

整個國民的

生命

健康

整個國家的

經濟

與亡

這叫做生活

擠啊

一條長長的街道

從馬路這頭

挨到馬路那邊

嘎然一聲人堆裏擠死了

骨瘦如柴的老婦人

一位少婦背着小的

拉着大的——嚎得像驢叫

媽媽！我們餓啊！

人堆裏白髮駝背的老頭子

頭上淌着血河

一位少婦嘴角流着血

他的大孩子被黃狗咬了又賠

二的過去要扶一下媽媽

又被一隻黃狗

一棍子敲折了細瘦的腰

八十多歲的老太太瞪着眼珠子

流着汗，扶着拐杖啾啾啾

黃狗們，載滿了

一車一車的糧食又運走了

見到誰，就是一根狼牙棒

哭哭啼啼

擠啊

像鬼們擠壓都城門

黃狗們像拿着狼牙棒的小鬼

拍！拍！拍！

打得這羣餓死鬼們皮肉開花

着

黃狗們又拉着車一車一車的糧食

凱旋着！

耀武揚威

火 某攝影公司的一把

美術的

西班牙式的建築

誘人感目的

五光十色的建築

你努力的裝吧

把他們都打入

十八層火牢的地獄裏

千金花子的笑

明星的輕佻

風流少爺的武耀

出賣肉身

出賣靈魂

出賣青春

妖艷的姑娘

驚人的

耀眼的佩章

一副威武假面具的

負官

污吏

水獺的大衣

穿着一身金鋼鑽

畸形肚皮的財閥

霓虹燈

五色的線條

水晶的玻璃

經過藝術家陳設後的

你們一副副的什錦面孔

焚

椒

錄

多少人
 多少隻眼
 多少隻嘴
 多少隻手
 多少聲嘲笑
 你們的
 醜態
 臭風頭
 假面具
 火
 你努力的裝吧
 把它們這些
 武懼的
 狡詐的
 殘暴的
 吸人血的
 冷酷的
 荒淫的
 虛榮的

對形肚皮的
 風流的
 貪污的
 假面具的
 寄生的
 昏聩的
 都打入十八層火牢的地獄裏
 火
 焚吧
 你熱烈的
 你雄壯的
 你正義的
 你偉大的

益

錄

蘇夫：

平原呀！我底搖籃

—— 孩子的歌

平原呀，

我底搖籃，

是你，

養育了我們，

這一羣倔強的子孫，

在你的懷抱裏，

我們誕生，

我們生長，

你流出了你的血，

你的汗，

你的一切。

綠樹成林了，

我們在樹蔭裏徜徉，

我們在樹蔭裏酣睡，

他點綴了我們的村莊。

大豆是黃的，

高粱是血也似的紅，

苜蓿花是紫的，

芝麻開出玉似的花，

棉花有紅的白的，

這數不清美麗的颜色。

平原呀，

我底搖籃，

你養育了我們，

我們重新把血如汗滴到

你的懷裏。

天旱無雨，

你的臉枯乾，

你的臉起了龜似的紋路，

我們——你的子孫呀，

仰首望天，

從朝陽出來直到黃昏，

老天爺是不辜負好心人的，
直等天降甘霖。

飛蝗爲災，

你無可奈何聽那咬嚼聲，

你是否暗地流淚了，

爲了你心血的結晶，

我們——你的子孫盼，

擰着鞋底，

撐着杆子，

從朝陽出來直到黃昏

希望把災難趕走，

我們——你的子孫盼，

流出了血，

流出了汗，

得到的只是饑餓，

我們的臉是紫黑的，

却變成菜色，

平原嗎？

我底搖籃，

我親愛的，

你是貧乏了，

你流着淚，

撫視你的孩子們。

沒有山，

沒有一點影子描在你的面上，

沒有溪，

沒有一點音樂爲你奏聽，

太陽是焦的，

它晒乾了你的孩子，

月亮是荒涼的，

在夜裏這一片慘悽的色調，

只有使你哭泣，

我親愛的！

北中國冀南的大平原嗎。

這單調的，

這荒涼的，

是我們這羣農家孩子的搖籃，

我親愛的！

北中國冀南的大平原呀，

你是我們的搖籃，

我們不希望跋山，

也不希望涉水了，

在你平靜的胸懷裏，

我們生長，

在你平靜的胸懷裏，

我們死去，

你是我們的搖籃，

也是我們的墳墓啊。

有星星在你頭上閃爍，

一疏神跌落在你廣柔的懷裏，

你仍是平靜着這只能

給你的孩子們添一些王子的故事，

渾沌河在你的腰裏是一條明亮的帶，

但它溜走了，

帶着風雲的吼聲，

我們，你的子孫呀，

只能看了那遺跡，

憑弔回憶。

看啊，

在你平靜的胸懷裏，

凸起了墳墓，

你全明白，

那埋掉了的人，

他是我們的祖先，

他用鐵的錘子把你剗平，

他把崎嶇的道路修的直且光，

沒有白天，

沒有黑夜，

你堅硬的土面拼着火花，

於是，

你生產了五穀，

於是
坐滿了我們，
於焉。

有人說：這錦繡的河山，

平原呀，

我底搖籃，

你平靜的躺在秋風裏，
你衰老了。

—— 焚 ——
平原呀，
我的搖籃，

你到底豐收了，

我們——你的子孫呀，

來了，這樣子的一羣，

—— 椒 ——
瘋狂的飛着鐮刀，

黃金似的穀子，

話說的像山一樣的響，
做出來卻是鬼一樣的行爲，

—— 鏃 ——
血似的高梁，

倒在你懷裏笑，

他點把火把我們的屋子燒了，
這屋子是祖先一個磚一個磚蓋成的，

幾年來沒有的豐收呀，

這糧食是我們一滴血一滴汗收獲的，

旱災，虫災，飛蝗，

他們來去像一陣風，

我們——你的子孫們，

卸去了人們的羨慕的夢，

憔悴的臉上抹了一層心裏的笑，

卸走了人們的責備。

倉庫裏滿了，

「我們滿倉糜穀子嘞。」

「我們的青山也似的房子嘞。」

「我們」

發百句，一千句，一萬句，
叫言語往肚子裡嚥吧。

村子裏是廢墟了，

我們——你的子孫嘞，

不敢大聲向人家說一個字。

是一把無法捕救的野火嘞，

只燒的四野空禿，

他們又來了！

這一次嘞，

它啣走了我們，

你的子孫。

這健強的一羣嘞，

他們將要被啣到那裏去，

他們眼裏有悲憤，

也有留戀，

看看母親，

母親的滲白的頭髮哆嗦在晚秋冷風裏，

看看妻，

妻抱着自己的孩子向着自己哭泣

看看你，

平原嘞，

你寂無一語。

別了。

這一切。

他不敢說一聲「再見」。

他拾了一塊土。

由你的懷裏。

他聞了又聞。

他的淚落在那上邊。

遠了。

他們的腳顫盪着。

他們的頭不住往回看，

他們的心繫着，

他們的手被捆着，
遠了，

他們將被載到那裏去，

這一羣，

平原呀，

你的子孫。

平原呀，

我的搖籃，

被遺下來的子孫，

要別你而遠去了，

不再鋤你了，

不再耕你了，

平原呀，

我的搖籃，

饒恕了你的子孫們吧，

你將荒涼着度一段歲月，

你將讓豐草和野花代替了五穀的生長。

等着吧，

等着吧，

我們會回來的，

我現在彎下腰，

我同你親吻；別了，

平原呀，

我的搖籃，

別了。

植蒸：

布 穀 啼

黎明夢爲布穀鳥啼碎
兩場夏雨滂沱

耕者

一年幸福的種子

莫忘卻播種的季節

茉莉花開日

苦 茶

紅紅的苦苦的

我擎起了杯

目闔跳動燈舌

一口口茗着

讓苦味到心湖

夜燈下讀詩篇

正宛若誦自己墓銘

落 雨 天

泣雨夜如今

奈何又是

無夢

復逢綿綿雨

怕雨天

叩訪心的門環

又是落雨天

霧 夜

夜將老邁

霧遂染白了他的頭髮

髮絲無夜風吹颯

潏潏潏潏

乃更渲染加濃

且寄寂塞於柳籠

夜路

有更者換隸

月 映 窗

情感遂拉起了筆
初春在牆子河的畔上

孝 青 島

明月照白了窗紙
在窗前

夜風在窗紙上爬

瑟瑟抖着

枕上

把艾怨滴在茶杯

自飲

簷前夜風吹

月映窗

迢遙的海畔

島上的孩子

向你歌

握手

遠遠颺視

流雲帶給消息

古 鏡

推開

綠絲封閉的塵門

重低徊於故居

擱起久別的鏡

默默相對

矛盾的沁朱識

映着的影

—— 焚 椒 錄 ——

白 鴨

蕪草望息着水之急流

黃濁流水

默伏着碧苔

白鴨波中泗

第白帆破浪



莫知覺

歲月的脚步太輕

是誰

仲夏夜

房脊月的笑聲

庭園

舉杯清茗

寂寥的

數着天上的星

是誰讓我

繡 枕

繡藍色於枕上

夢裏還有藍色的希冀

明月絳光照野原

亞爾羅馬奔馳於夜海疆

藍色的海

托着藍天

淡淡藍色的漣漪

那藍色的孩子

希冀夢零落

一支綺麗之花

復沒落於繡枕

歸去來兮

風淒淒

月冰冷

我從月光下歸去

在冬夜

暗淡燈光下

看着奔走的錶

一秒一分

車子掠過高聳樓角

跨過冰河上的橋

心中憶着

17. 何時歸來？
明春燕子歸來的季節

告別三年

—— 焚 椒 錄 ——
三年是一個幻
十二個季節
額角刻上了深痕
留下的
只有詩篇
深深的愛着它
宛若愛着那三年
三年
十二個季節
去了
像一個帆
載着一齣夢

迎春花

逝水歲月

死去

一切永遠的

完結了

收割起

凄鬱草

久蕪心田

希冀花如蝶

影

晶瑩的潭水

水畔

綺麗的櫻桃

這美的境地

是我歸宿的家

月夜黃昏

在寂寞的

每一個日子

有心的造訪

石匠

一柄鐵錘

抓着他的一生

遠與岩石

結着終生的友情

額角流着汗漿

一塊雕石的模樣

乃付諸

兩條粗壯的臂膀

老了歲月

白了他的頭髮

多少日子的清苦

使他志卻幸福

爲了

人類雕琢堂皇

情願

一生護石築碑群

流浪女

蓬鬆髮下

美麗的輪廓

尙映在

她消瘦的臉上

她張開羞澀的口

含羞的

乞食街巷

多少度

殘忍的拒絕

遂使她

羞怯

失望

蓬鬆髮下

淚珠滾落如雨

老乞

月冷三更

電線織住夜街燈

一條漫長的影

蹣跚蠕動

爲了討飯

遂失去了家

多少日子的風雨

使他臉上開了凄苦的花

紆緩的呻吟

振顫了雙唇

面頰衣履

不敢再承認他是一個人

他在歌唱

歌唱他老年的悲傷

望朱門乞食

乃有着泰山的希望

朱門無語

遂成了妄想

無邊緣的惆悵

塗於夜的翅膀

夜風推落了梳葉

感懺噓唏

一掬悲哀

訴與誰共嗜

記取數十年前荒唐身世

花天酒地胭脂

如今

伴星辰風雨乞食

恨歲月的刀子

砍斷年華回歸的橋樑

靜的夜悲的心腸

只蹣跚於一帶朦朧灰牆

蘆笛：

二百五十行歌

你就這樣的

兜一個苦難的圈子

在這動亂的世紀里，再敬禮，向你

純樸的綠土地

——隨記

(一)

你，那能忘情于

你古老的家鄉

那大自然旋律的鏗鏘

那發光的河牀，和

那一大片青葱的

維繫了你們生命的田地

可是！你

你不能執拗你永遠的偏愛

你不能不在災難下把頭低下去！

你不能不在災難下把頭低下去！

白日

火一樣灼熱天

村莊

阡陌間

是一個個赭黃的汗顏

帶着終生希冀的

向這一片片，一塊塊

焦黃的麥田

半尺高的莊稼

人們生命的殘喘

皆繫之于

五月的潦旱

聽說：

『X山間

山洪瀑漲了

爆烈的怒烟

將向人間

發下註定災患……』

人們的心乃碎了
望流雲

期待，老天萬一
救星의 到來……

三個日夜天

籟聲人聲里，

終于——

村田作了黃水的愛麗

無數張僵死的臉

一個死樣靜默

鎖住

無數個

破柴門欄關

……

無星花夜

月亮亦有些懶惰

秋聲又帶來

如此的凶耗

『是匪徒們

將來掠擾』

無異地

在這病創的村莊上

又——

插進去一把致命之刀

從迢遠送來槍聲

結成嘹亮的梟鳴

將予這在災難里

糧糧的村莊

縛上

第二道災難的綁繩

天哪

我們的罪已是够了——

饑饉叫我們吞盡

地上牆上的荆草

沒留下一棵青苗

楊榆樹葉子

早吃地，只剩下

刺天的枝條

孩子的號陶

像洞簫

于凝結之空氣里飄渺

會撕裂你

鐵一樣懷抱

我的天！

小伙子們呢

都一個個像

容讒的像貌

而今，人們聽到

這槍聲威嚇的喧囂

早竄向泥水的溝壕

村犬的吠聲

夜鷺的嘶叫

製造了

恐怖的魔爪

抓向，每個粉碎地

暈眩的頭腦

.....

.....

(二)

幾年——

在這樣水火里煎熬

從人們的臉上

把歡笑

早葬向無際之海濤

于是

乃開始憧憬了

這炫人地

都城——

她施展了嫵媚的眼睛

啓開你投來的心靈，

災難叫你們忘了它的畸形，

而今，而今，這都城，

它更毀掉了這奔來的一羣，
把你們，

做成一個個，
他們「血」的貴族人

雖然，你還有一雙

明亮的眼睛

一棵純樸的心，和一身

天真的力量，你以為

可以行起來，充作冠冕堂皇

而他們示給你的

却只有虛偽，好詐，甚或

虛偽，好詐更早已昇華

而成明目張胆的吸吮，欺壓！

如是站在鹽高向下看望，

腿的見——在這新都之上，

籠罩着黑色的大氣層，

在這溼人的天候里看不見季節，

春天里還颯着帶了黃沙的北風，
然而，它還用一付輕佻來粉飾，
在我的面前——它

還玩着掩其盜鈴的自作聰明；

就是那大地的脈膊

那來自遠方的大勁脈的

流過這都城的分渠

亦由本來的純黃變成青紫或黑色

化成滿含劣質的靜脈一樣

剝奪了它原始的健康！

在這暴發戶的都城

一切是舶來的瘰癧

瘋狂的人

瘋狂的車

瘋狂了的血色的葡萄酒

金鈔的投擲

肉的放縱

連最鄙夷的饕餮

也在狂瘋的跳動，
勢力的蠻橫

造作了野性的呼聲……

一切都鍍上了舶來地，

毀人的顏色，

色情領會了人的心，

成波動的河，

在這一切是低氣壓的空氣里，

人們都感不到氣息，

感官早為紙醉金迷，

而他們只在計算，

以你的血的分量，與

他們高興的程度作正比！

聽得見地，在溫室裏，

是醉後的狂嘯，

是高音節的爵士樂的叮嚀

是樓着女人的鬪笑，

飄在樓角……

我感到，對你，

到處是欺凌，

被壓榨的哀號，

而在另一個階層，

你，是屬於無謂的犧牲，

爲了一天的你僅少的需要，

而你，

你的性靈是麻痺了，

如果——

他們偶而

穿過那灰暗的角落，

一定能看見，

有多少個，

在扶着牆上的牆，

讓饑餓捶打着胃腸，

有多少個，

以天真的力量

工作！工作！

把汗珠滴在土里，
去慰安，
妻，自己，和孩子的哭泣……

一切是灰色，

灰色的陰影，

灰色的大地，早晚

能有一天，

老的死了，

而孩子們還未長成，

年輕的再受不了

這太大的剝削，向

天外出走了，一直到

他們把吸吮的血，

浪耗了盡淨，

那便是他們的末日，

將一舉毀滅了——

這暴發戶地，

爲色情，爲金錢，

爲勢力，爲罪惡，

鑄起地，

一大片黑色的土地！

一大片黑色的土地！

終于——

那曾被剝削地，曾

大量出血的一羣，

自然定還給了你們，

你們永生的青春，

還給了你們勝利，

就這樣兜過了一個圈子，

在苦難里，你

你「家」里的災難——黃水，兵役，

已早被放逐到無涯之天際，

重嗅着黃土的新鮮氣息，

慰安而欣喜！

看！大地的孩子，

仍歸大地！
大地的孩子，
榮歸大地！

我愛了寂寞

三十二年五月

不知爲甚麼，
在這日子里，
我愛了寂寞，
于是，在工餘，或
一個人的時刻，我
常是背了我白色荷包
獨行于
吹着春天的風的，
飛着桃色的雲的，
泛濫着藍色的池水的，
「牆子河」(地名)
漫步在這平滑的柏油街心，
讓臨風的髮絲刺着前額，
挨過去道旁卸紅煉瓦的馬車，
挨過去抽出淺綠的街樹，
挨過去繫紅髮辮的小姑娘，看着

晒笑在河邊的孩子，
應正有十八歲年輕的心，
一把青春的火，
相反處冷卻的感情却老了，
如記憶的一點也不覺得難受，
寂寞對我一點也不覺得難受，

任太陽展開他輕鬆的翅膀翱翔
而我絲帶束生機
總是我死灰一樣

我的寂寞——這種感覺，
既非色情的苦悶，
更不是阻止了衝動的發洩，
而是大時代下，本能的人的
些許悟性的陳列，

而今的我，
更決不是要我的寂寞，
多餘的暗寫伴我，
這乃是大自然予我的獻禮——
我愛了寂寞，寂寞在
天上，地下，
只是割着！割着！

三十二年四月

曹也白：

疲

孤山行

人的脚步 馬的脚步

大車的軸音

黑暗里的一羣

到孤山去啊 到孤山去

椒

銀河靜靜的流瀉着
星星惶恐的閃爍着

錄

孤山遠浮在霧海里
人羣浸溶在黑暗里

人與人結成一條蛇

向孤山蜿蜒的蠕動着

人的脚步 馬的脚步

大車的軸音

黑暗里的一羣

到孤山去啊 到孤山去

像一條綠斑紅冠的巨蛇

從不可知的地方

悄悄的爬來了

首尾相連

緊緊的盤繞住這小村落

像候鳥帶來的一陣季風

從陰森悽慘的地獄里

哭聲挨家傳送着

在清晨 日午 黃昏和子夜

多少生命做了季節的俘虜

像虫蝕的枯葉般憔悴無依

從枝頭跌落在秋風里

讓一縷香煙緊纏住一顆心

生怕冤魂溜進家

一道香灰闔住了大門

像餓餓了一千年沒有吃東西
 從每家強搶走親人去填肚皮
 大地是慘酷而偏私的母親
 儘管同樣的兒女却獨享着憂患
 災難還是全份給了這襁褓的一羣

虎

他證睡在僻陋的小巷
 是誰呢
 把半領破席給他蓋上

翌日席上再蓋一層白霜
 (是老天憐憫他嗎)
 一條懶狗在圍着他彷徨
 破席下僅露出污黑的兩腳
 瑟縮的朝陽正對他微笑

夜里隨着暮秋的风
 聲聲犬吠更顛着寒冷
 有影子們伴着你呢
 睡吧 滯下的人
 明天或許又是個霜晨

羊 (詩章)

原上不見一叢青草
 你們仰頭咩咩的哀叫
 向着藍天
 向着太陽神
 是在祈禱一顆慈悲的心麼
 你們緊擠在一起
 這個的尾巴貼着那個的面皮
 誰敢稍微動一動
 一條鞭影
 會帶來一條火燒的疼痛

歸來

歸來了

壯士有黑髭長滿腮

塵土爬滿瘦黃的臉

兩肩馱着沉重的疲倦

歸來了

壯士顛搖在馬上

馬蹄一步步邁近村邊

澀啞的喉嚨再唱不出宏亮的歌聲

歸來了

壯士回顧身後另一匹馬

馬在槍在

只故人已睡在遙遠的地下

歸來了

馬蹄鬆緩的敲着村邊土道
 壯士抹一抹頰上的淚痕
 村邊的青草已經枯黃了

窗

在溫暖的陽光里睜開眼

昂頭望望窗外的藍天

藍天清朗的那麼可愛

燕子從天外飛來

一停也不停

又飛出天外

人說已是春天了

窗台磚縫里正抽出

一株嫩綠的小草

微風飄來一片

醜陋的饑餓的叫喊

時鐘正敲三點半

黃昏

夜販

年青的媽媽走去了

蹣跚的腳步

襤褸的背影

靜靜的小巷里

一個嬰兒嘶啞的哭啼着

年青的媽媽走遠了

低垂的頭顱

疲倦的身影

東牆上還抹着夕陽

陣陣鴉羣吵鬧着飛過去

年青的媽媽消失了

再不見她低垂的頭顱

再不見她襤褸的背影

家家大門閉得緊緊的

一個嬰兒嘶啞的哭啼着

穿過大街溜進小巷

地上的影子

濃了又淡了

長了又短了

緩緩的搖着夜的蒼茫

一條担子扭了疲倦

一盞小燈映着張黑瘦臉

臉上塗滿了條條綫綫

綫紋里蘊着記憶

蘊着風塵

樓窗上還渲染着燈光

燈光照亮了他的希望

脖子一扭

扁起嘴

『煎餅——果子咧』

靜靜的
顫着夜的淒涼

豬

在吃得肚皮圓圓的了以後
在做完自在的散步了以後
浴着溫暖的陽光
他香甜的睡去了

夢裏——

在吃得肚皮圓圓的了以後
在做完自在的散步了以後
浴着溫暖的陽光
他香甜的睡去了

—— 錄 椒 焚 ——

墻子河頌

沒有悲傷也沒有歡笑
墻子河像一個被棄的孤兒
躺在這繁囂的小巴黎

寂寞的 可憐的 然而堅強的
躺在這繁囂的小巴黎

墻子河是寂寞的 憂鬱的

黑色的 骯髒的

沒有朋友沒有親人

也沒有同情沒有慰藉

每天每天

多少人走過他的身邊

男人 女人

少年 青年 老年

胖的和瘦的

襤褸的和華麗的

然而都掩着鼻子

匆匆的走去了

沒有一個他的朋友或親人

塘子河是病弱的
可憐的
牠承受着

兩旁馬路的擠軋

多少拱橋樑的重壓

還有兩岸多少樓房的

銳利的眼睛的矚視

塘子河從來沒有健壯過

牠唯一的榮養素

是人們所丟棄的

(無處可丟棄的)

腐臭的
最糟的

各種生活的渣滓的混合物

塘子河

默默的

騎在這繁塵的小巴黎
沒有淚也沒有歌

多少年了

默默的 默默的

掙扎着

掙扎着牠那病弱的

權權的身軀

黃昏小記

老馬馱着重載的車

低着頭緩緩的走過去

蹄下迸出星星火花

清脆的鞭子和叱咤聲

漸漸遠了

崎嶇的石子路

伸向無邊的黑夜裏

雁

朔漠風遙遙的吹來了

雁隊如奏外的行旅

匆忙而愉快的呼應着

已是歸去的時候

——那溫暖的明媚的地方呀

焚

降霜的寒夜

落葉在窗外嗚咽

夢里的人醒來

雁隊的呼應聲消失在天邊了

黑暗留在屋子里

錄

橋

溪水從橋下流過去

嫺靜而溫柔

沒有憂鬱的嘆息

也沒有亢奮的歌聲
玲瓏的小石子
安睡在她的懷抱里

魚兒逆水游上去

立刻就沒了影子

琴竇間乃有更多的失落了

村舍已經在望

挑担的人

甚麼時候過橋去的呢

簫

你讓我再吹一闕甚麼

「蘇武留胡……」

不要吧

你聽——

已敲過三更

人們的甜夢正濃

—— 錄 椒 焚 ——

王乃帆：

上海鬧之夜

看低樹陰森裏
 會有一點燈火
 半夜裏
 屋子也都睡了
 秋深露正白
 草虫聲聲急促
 千古沙塵上
 拾不起英雄淚
 涼人的上弦月
 偏偏又沈西了

夜 起

陰沈的像來自古墓
 深秋的星辰
 有寂寞的豪華

急切的蟲嘶更甚了
 白露珠
 溼到愁城似的家

西風裏有夜涼如水
 夢裏有人說
 就要染上霜髮
 五月的榴花鮮明
 已屬於陳跡
 青森森的六月
 在無語中蹉跎去

濁濁的滾流呵
 如古昔之浮沈
 一年的繁華又將盡
 四野裏金戈聲像潮湧
 如何再能清淨的去安睡

三十三年中秋節

疲勞的恢復

——過××磨房

當東方塗起了綠色的朝雲

背生又結起那

半生磨得光滑的皮囊

眼睛也給掛上那塊臭布

生生的被奪去

這一瞬間光亮

——錄

耳畔吟着俏皮的小鞭梢

還有人的叫喚

和那肉感的唐山調

閉閣的低下頭

走這走不完的轍

背上到每天都有

新添的血的記號

聽塵盤隆隆像春雷

鼻端有白粉香的誘惑

有時在心裏打個問號

「這些個由我來耕出

這些個由我來載回

更由我磨成香噴噴的粉

可是，眼阻着一碗碗的

都送進他們的嘴！」

強按下這肚裏的軋軋空腸

真奇怪祖先是怎麼鬧的

給兒孫們留下的日子是這樣

我彷彿也不能逃出例外

儘量伸長脖子

儘量把汗水浸向土

究竟給他們拉回多少

才會換出他們真的滿足

黑夜和白天彷彿停止回轉

不然爲什麼

扯下眼布又是黑呼呼的一片

摘下套板也不感到輕鬆

屁股上又隱隱有些創疼

沒閒心去數水桶裏的秀髮

強把自己耕出來的禾根慢慢吞下

不管是人們尿過的污泥裏

不管是乾燥的沙土上

趁月牙兒還沒西落

把酸楚的身子

不妨委意的躺一躺

再不，扯起嗓子來個長吁

疲勞的恢復這是今天的

鴨 綠 江

是一面明澄的鏡子

是片落漠的溫柔

花朝日在蒙古

江邊草

試探着緩流的冷暖

正是八月芳菲的時候

足跡紛沓着辰宿沈落

鬢絲有世紀迢迢的遺跡

昨宵風雨又飄過萬里河山

任白帆牽動着戀情

今天一片

明天一片

公墓 裏

三十二年九月朝鮮車中。

(四月十日偕小猫往舊英國公墓，歸來寫成)

柏油路上

爬滿了四月的太陽

鐵花欄裏

半鎖着幽寂寂的恬靜

十字架，聖母像，安琪兒的小翅子

把若干若干的恩怨和明晦
都揉進雪白的大理石

蒲公英，羊齒草，野薔薇的刺
啄木鳥的鐵唇，陌生客的脚步
死人唏噓活人的淚

統統收在一括藍煙裏

高等大盜，吸人血的

軍閥，政客，大總統，陰謀者

詩人，志士，懦夫，絕代女

和那不同的種種國籍

更有那寶石色的小生命

他們都捉到真實的自由和平等

活人依然在說謊——

名譽，勳位，愛情，事業

口在愛裏印你用念着

(注)

一直到再相會……
一直到日子的滅毀……

櫛外擯棄了狂騷的動
櫛裏留起了悠久的靜

人說生活和死亡都是美之極限
那麼我要生活，我也要寂滅

(註)異國人的碑碣上很多這樣的句子。

生 鏽 的 鏡 子

我們的心，本是鑄成

一面質樸的鏡子

年年月月，我們用

血淚去拂拭

好容易把它拭出了光亮

這光亮可以貫穿天日——！

誰知道它又生了鏽，

這光亮也許被腐蝕到永久

紫色的斑痕

—— 焚 椒 ——

這不是寂寞的世界
 瘋狂的，不是更瘋狂嗎
 我本是落漠的餘生
 眼簾裏，麻痺的
 永有寂寞在鎖閉

我並非不體會
 比誰也不糊塗
 這是苦汗，
 這是苦果，
 這是不可即的幻滅
 還是自己給自己割圈牢

我不奢求那狂妄——

凝成紫色的鬱結
 我要在沉默中去看歲月

閉鎖的寂寞

三四，四，八。

毀了人家，私滿了自己，
 那是鞭 自己的優事！
 生之引線扯成夢，
 夢也是潛潛的哀的攝取。

就算是暫短的意象吧，
 也是塊透明的寶石，
 我把它，輕輕的
 填在心的寂寞裏。

寺 曉

一月二十七日黃昏病中

曉寒把山門封閉了，
 山門外，月是上弦季節，
 殿角上宿霜是沈重的，
 還有那棵大星晶亮的。

松子擺脫了故枝的腐朽，
 偶而一聲墜落，清冷的，

禪窗本是寂寂呵

有人在掃落葉

那許是小沙彌的影子

佛燈燄不過一只燈火

殿柱仍被青煙糾纏着

宿鳥也是落漠的

輕輕的，彈了彈被霜染了的小翅

椒

馨聲驚醒了山下人家

經卷展開在木魚略略裏

一柱香，千聲彌陀……

彌陀要如何向這世界說法

(某年秋，在張家口靈泉寺)

琴的哀

給人洩盡哀怨

當深秋的夜晚

更給人唱出悲歌

當大地有風砂捲過

流亡的血淚

卅士心呵

萬里都是八月的風雪

絃在指上不停的震顫

終有一天忍不住斷裂

自己的胸膛

掬成落漠似的空洞

希冀給人間播送出一絲溫情

等到身體和柴草同焚

一切的宿願便算燬盡

三十四年春白河水漲的時候

後記：某日看了人家的一張褪色的古琴，深感

到琴的沒落之可哀，更不忍去追想在那琴上所

付去的一切情感，生而為人，不亦猶是！

#82
4439.50
31

02

4439.50

(3)

焚 椒 錄

著者：蘇夫 王乃帆 蘆笛
植藩 曹也白 孟肇

印刷所：天津東方印刷局

檢閱濟·非賣品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五月初版